

交 流 剧 本

(4)

洪秀全

(七场历史粤剧)

广州市文艺创作室编

七场历史粤剧

洪秀全

编 剧

陈振庄 阮军如 郭国治

广州市文艺创作室编

一九八零年九月

人 物. 洪秀全——小名“火秀” 三十岁
 馮云山——洪秀全书友 二十五岁
 洪仁发——洪秀全兄 三十三岁
 洪宣娇——洪秀全妹 二十岁
 洪镜扬——洪秀全父(简称洪父) 五十多岁
 賴 氏——洪秀全妻 二十五岁
 二叔婆——洪秀全邻居 六十三岁
 凌洁英——二叔婆孙女 二十岁
 凌日坤——二叔婆之子 四十多岁
 书友甲、乙。

男女“拜上帝会”会员若干人。

苏庭贵——知府马承祖弟 六十岁
 马承祖——花县知县 五十七岁
 马继福——马承祖幼子 二十八岁
 余得禄——马承祖管家 五十岁
 四 奶——马承祖妾氏 四十岁外
 侍从、男仆各一人。

家丁数人，衙门清兵数人，耶苏一人。

场 次

第一场	攻 读
第二场	落 第
第三场	罵 奸
第四场	覺 醒
第五场	劍 影
第六场	鬧 衙
第七场	出 征

第一场 攻 讀

(一八四二年冬，入夜时分，往“官禄布”村途中。)

(二幕前：余得禄、马继福提灯笼引清兵甲、乙、丙，丁急步上)

清兵甲 (口占)此处何地？

得禄 (接)前边就是官禄布地段。

清兵乙 (接)逃犯何去？

继福 (接)就在这一地带逃潜。

清兵甲 (接)赶快带路搜捕入村。

(得禄 继福引清兵下，二幕启)

(当夜，一弯明月，稀疏星斗，舞台一侧是书房阁，门边有武器架，门外空地旁有树数棵。背景官禄布村面，可见洪氏宗祠及洪秀全家，宗祠前有半月形鱼圪，圪边有一龙眼树，树边有一井。

(洪秀全在书房阁内秉烛攻读，洪宣娇上)

宣娇 (梆子慢板)更鼓敲二点，已是二更天，烛影寒星，院前勤舞剑。月下耍花拳，习文又习武，其乐无边。火秀哥，静读书时，如此寒天，恐他身躯有损。(收腔)(花)不如相邀习武，同亚哥开个玩笑先。(在屋边取水，轻步走近窗前弹了些过去，秀全惊觉，以为小雨，探头望窗外天空。宣娇暗笑，秀全仍埋头攻读，宣娇又弹水，被秀全发觉，走出书房阁)

秀全 (白)原来是宣娇小妹到房前，

宣娇 (白)火秀哥，天气如此寒冷，不如舞阵枪剑。

秀 全 (白)小林说得有理。小林，我来问你，何以这般喜欢练武？

宣 娇 (白)仁发大哥讲(白说)练武艺，臂力无边，防各种狼逞凶灾，上山打柴恐防有长短，意外事件难以预料先，施展身手才得保安全。

秀 全 (接)小林说来有主见，还有道理你来说完全。

宣 娇 (白)还有什么道理你快讲啦？

秀 全 (口舌)国家常受外夷侵佔，从今难免战祸连绵(花)武艺练得精对敌能作战，抵抗外侮保卫家园。

宣 娇 (白)亚哥讲得好呀！敢问你剑术攻读又为何事？

秀 全 (十字中板)只因为这山川四处民怨，富者豪，贫者苦，贫富悬殊苦不堪言。苦攻读，求功名地位改变，为穷人谋平等削弱强权。(花)有朝一日大权操佔，改良社稷解民困。

宣 娇 (白)阿哥请练一练武艺啦？

秀 全 (白)阿妹精通剑法，请先舞一路剑，让阿哥欣赏。

宣 娇 (白)如此说，小妹献丑了。(宣娇舞双剑毕)

秀 全 (白)好呀，小妹果然剑术不凡呀！

宣 娇 (白)阿哥过赏了，请你舞一路枪，让小妹学习学习。
(接过宣娇抛来的枪舞毕)好呀，哥哥文武双全，胸怀大志，他日成名，定要为穷人申张正义。

秀 全 (白)小妹之言正是为兄攻读之志。

宣 娇 (白)好。不误哥哥时光，小妹先告辞了(收拾枪棒，秀全回书房继续攻读，宣娇欲下见赖氏)(白)我阿嫂来，看她有何事。(赖氏上)

赖 氏 (唱凤凰台)察觉微寒白髻边，更使我愁怀倍添，我

移步频，愁君夜冷伏素眠，手抱寒衣步步向前，怯留连，情思无限远。（音乐“春风得意”衬白）

赖氏（白）姑娘，时已夜深，你还未睡？

宣娇（白）嫂嫂，你呢！噢，嫂嫂手上拿的是何物件？

赖氏（白）没什么，你哥哥呢？

宣娇（故意地白）嫂嫂来迟几步，哥哥已回家去了，嫂嫂这般好心送寒衣，可惜无人穿呀。

赖氏（白）我怎么没碰上，莫非姑娘骗我不成？

宣娇（白）谁来骗你，此刻我亦打算回房去！

赖氏（白）既然如此，我们一同回去吧！（抬头看见书房内烛光人影）这不是你哥哥还在书房！

宣娇（白）哈哈，嫂嫂何必急，哥哥还在书房内，好啦，嫂嫂不必陪我，为姑的先回家去，（赖氏欲打宣娇，宣娇闪过下）

秀全（步出书房诗白）九洲生气转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秀全念罢沉思，赖氏把寒衣披在秀全身上。）

秀全（白）妻呀，你何以深夜未睡。

赖氏（白）秀全（唱柳摇金）深冬夜无边，恐君体未暖，寒衣一件奉上前。

秀全（接）我感妻你夜送寒衣心一片，

赖氏（接）愿君此番尽遂平生愿。

秀全（接）看你愁绪掠眉尖（白）到底什么事？

赖氏（接唱）忧君你从来不听妻劝，看你容颜憔悴脸又尖。

秀全（接）你无须多愁，胡乱怨，我身体健壮胜从前（花）因为考试期已近，我心急似箭。因此加紧攻读不迟

延。

賴氏 (減字芙蓉)你勤奋读书篇，

秀全 (接)你耕织贤良善，

賴氏 望你仕途能顺意，功名应手左右逢源。

秀全 (接)我谢妻你性淑贤，对我真诚祝愿。

賴氏 (接)愿你衣锦荣归日，功名富贵花月圆。

秀全 (花)妻你所言还欠妥善。

賴氏 (花)有何不妥，请夫你解我疑团。

秀全 (花)求功名并非为荣华追恋，走仕途为解民众倒悬。

賴氏 (白)这不是那不是，到底又为何事？

秀全 (七字清)当世人间黑暗一片，内祸外患民陷深渊。
我求取功名为国打算，仕途之道，不为富贵留恋！

賴氏 (接)金石良言，启蒙不浅，夫君大志 (序)感我心田。
(更鼓三记)(花)更深夜静敲三点。

秀全 (花)我今晚精神分外好，妻呀你不用为我把愁添。

賴氏 (花)我先回家，你要及早休息，莫把身躯损。

秀全 (花)你早些回去，早早安眠。

(秀全送賴氏下，欲回书房，忽闻夫声。云山、仁发急上)

秀全 (白)你两人匆忙到来，不知有何急事。

云山 (白)刚才官兵入村，四处搜查，搞得人心惶乱。

秀全 (白)官兵到来为何事端？

仁发 (白)说是要捉拿逃犯凌日坤，不准百姓窝藏遮掩！

秀全 (白)日坤叔？

云山 (白)正是他，现被追捕难保安全。

秀全 (花)日坤叔打长工久留外县。三元里反英抗暴他奋勇在前。为国为民甘冒风险。官府为何将这好汉纠缠。

仁发 (花)官府视为聚众捣乱，要捉拿归案不得迟延。

秀全 (白)如今日坤叔下落如何？

云山 (白)黄昏时候他已回到凌屋村。原想家中避难来藏潜，谁知清兵跟踪来暗算，要把他擒拿堕深渊，幸得日坤叔当机立断，已逃出虎口到你家来暂把身存。

秀全 (白)这不是长久之计呀？

仁发 (白)他正想找你商量，打算出走广西去亲戚家中避难。

秀全 (白)这才是上策，我立刻回去与他商量。(欲行大声不停，日坤匆匆上)

秀全 (白)日坤叔！

日坤 (白)秀全，官兵已追来，我要远走，望你多多关照我母亲和儿女呀？

仁发 (快花)事情危急，官兵将出现，不如拼死救坤叔，士急马行田。

秀全 (接)大哥不能鲁莽，我看非妥善。到底如何对付，我心似火燃。

云山 (白)秀全兄何需焦急，仁发兄赶快带日坤叔绕向西面，转过三堆石，小路逃潜。

仁发 (白)官兵追来又怎脱险？

云山 (白)待我施小计，来个脱壳金蝉。

仁发 日坤 (白)好，我们去了(急下)

(秀全与云山私语入书房，得禄、继福领清兵上)

秀全 (自书房内白) 呸！何人深夜闯进我书房来。

得禄 (壮了壮胆) 你何人？

秀全 (白) 我是洪秀全 (走出书房)

继福 (放下心白) 哦！原来是洪秀全。

秀全 (白) 呵，原来是继福少爷，夜深入村有何事干？

得禄 (白) 洪秀全三更半夜在此何为？

秀全 (白) 呵！余先生，更深闌静，你等到来又有何事？

得禄 (旁唱三脚猫) 他更深尤未睡，令我更起疑团。

继福 (旁接) 莫非捉之人，就在他屋里面。

秀全 (旁接) 把时间拖延。

得禄 (花) 此地是否有人来，你可曾见过面？

秀全 (接) 刚才有个人，来到我面前。

得禄 (口占) 如今去了那一边？你老实讲来勿欺瞒。

秀全 (接) 如今正在书房内，你又何必急做一团？

继福 (白) 立即搜捕。

秀全 (白) 慢！你们休要闯入书房，把我书斋打乱。

得禄 (白) 我奉命缉拿罪犯，你竟敢阻挠真是胆大包天。

清兵甲 (白) 搜！(与清兵乙入书房捉云山上)

云山 (坝花) 你们胡乱拉人，莫非我犯了刑典？

秀全 (接) 目无法纪，令人气愤难填。

继福 (愕然白) 你们捉错人了。

得禄 (白) 赶快入屋再搜！免给罪犯逃遁！

清兵 (齐白) 屋内并无他人。

继福 (白) 洪秀全，你！

秀全 (白) 刚才我讲的就是冯云山。

继福 (白) 混账，我问的是逃犯凌日坤。

得禄 (白) 走！休要同他纠缠，快到别处搜查，免得把时间拖延。(与继福带清兵下)

秀全、云山 (喜白) 哈哈，妙哉！妙哉！

秀全 (花) 日坤叔爺已到三堆石，越走越远。

云山 (接) 纵使官兵生了飞毛腿，也只能空手归旋。

秀全 (白) 云山兄弟，外边天寒，进书房读书吧？

云山 (白) 好！〔欲下，忽夫声大作，清兵捉洁英上。继福得禄随后，洁英大呼“救命”，二叔婆在宣娇、赖氏扶持下尾追上大叫“冤枉”。〕

云山 (口占) 敢问余先生，为何将洁英捆绑。

得禄 (接) 他父聚众闹事，畏罪逃亡。唯有捉他做人质，回报知县交账。

秀全 (口占) 一人做事一人当，她安份守纪，怎能迫害贤良。

继福 (接) 秀全，你有你做的塾师，休管闹事把祸闹，快快滚开不要阻挡在路旁。

宣娇 (白) 不讲道理是属不当，捉拿良家子女未免太荒唐。

得禄 (白) 休要管他，立刻回县把路赶！(与继福领清兵押洁英下，二婆尾追。清兵用刀威吓，宣娇赖氏拖回二婆)

二婆 (痛不欲生唱紫云廻) 真伤心，太绝望，孙女抢去那里去告状，狗官恃势太披猖，刺我孤单老弱娘。
(叫头) 冤枉啊！洁英孙女！无辜啊！

宣娇 (气愤白) 我要追上官兵，同他们拚命！

云 山 （拦白）娇妹，不能硬拚！知县衙内人多势众，不能以卵击石啊！

秀 全 （白）宣娇妹，你同亚嫂带二婆先回家安歇，以后再设法营救浩英吧！

云 山 （白）二婆，你休要伤心，我们一定要设法解救你孙女脱离虎口。

（众下，场上剩洪秀全一人）

秀 全 （十字二王）这世道，太不平，正直良民如斯苦况。此天下，无理讲，奸官倚势，凶狠异常，我下决心，进科场，有日金榜题名，定找贪官算账。（花）到那时说志愿，把正义申张。（切光）

（幕落）

第二场 落 第

（次月初。某日上午。）

（广州知府后花园，有石枱，石凳。）

〔幕启，侍从、知府苏贵庭先后出。〕

知 府 （白）选取秀才经府试，
豪门戚友我先庇持。（罗古）

来人。

侍从甲 在。

知 府 你去考官那里，把取录秀才的名单送我审议。

侍 从 是。

知 府 我姨甥马继福，此番也前来府试，我这个姨丈嘛，
哈哈，都要关照提携。

〔罗古，侍从上。〕

侍 从 夫人。

知 府 何事？

侍 从 （白脱）几个考官互相争议，两名考生谁个取录适宜，各抒己见没有主意，故此府试公榜推迟。

知 府（接）到底这两名考生是何名字？

侍 从（接）一个叫洪秀金，一个叫马继福，这两个考生都是花县人氏。两份考卷已经拿到，考官请大人决断，看看哪个该录取。

知 府（白）洪秀金？（摇头站起）

（十殿笑答）我这个考场太不争气，试卷尽是粗语市词。（七字清）正是乌鸦难唱出歌声美，出愚怎可选当秀才，洪秀金字字珠璣文彩多妙美，将他取录理应宜。（白）来人。

侍 从 在！

知 府（花）与我准备文房。

侍 从 是。

知 府（花下句）好待我下批语。

（内喊“花县知事马承祖拜访。”）

知 府 这是我弟弟到，来人呀！

侍从甲 在。

知 府 有请后园相见。

侍 从 （向内喊）有请后园相见。

（音乐。马承祖、继福、男仆上。）

继 福 拜见姨丈大人。

知 府 贵爵你大驾光临，未知有何贵干呢？

承 祖 姐夫啊！（减字笑答）我父子来拜访，因为与继兄

阔别多时，敢问襟兄，我打听一件事，府试是否定案，放榜在何时？

知府（接）府试考秀才，你心事我会意，姨甥是否考中，此事正犹豫。（罗古转滚花）可惜姨甥文章不够完美，请贤襟过目，这就是继福的文词。（递给承祖）

承祖（白）襟兄，福儿不才，你知我知，但求襟兄多多包函，一力支持。

继福还望姨丈赐个秀才，免我在人前丢面子。

承祖是呀！襟兄（滚花）我已带来黄金奉上，仅表心意。望襟兄把你姨甥提拔，多多扶持。

（承祖示意随从把盆中金银奉上。）

承祖（白）襟兄，笑纳，笑纳。

知府（推却）贤襟，何须破费，何须破费呢！（却又示意侍从收下元宝）（侍从带男仆下）。

（知府在考卷加批语，后交承祖看。）

承祖（喜形于色）谢襟兄恩德。

知府那里，那里。

承祖（对继福）姨丈赐你为秀才，还不快些叩谢！

继福多谢姨丈大人。（得意唱四不正）姨丈你真是好帮手，继福今日乐悠悠，秀才经已得中，光宗耀祖永无休。

承祖（示意继福勿放肆）福儿！

继福是。

知府贤襟，我这里还有一份考卷，是你花县洪秀全的，不知此人家世如何？

为襟兄

承 祖 洪秀全，我认识，还是乡里呢！

（三脚橈）这个洪秀全，他家耕田地，有两兄一妹妹，身世甚低微。

知 府 （接）但他文章够风姿，才学无可非议，录取也适宜。

承 祖 襟兄，你要录取他，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啊！（走马）需知这个书生真是令人气，他的性格十分骄傲。骂贪官又写过歪诗，选秀才别选他，取了他就会灾祸至。（滚花）那班穷鬼才将他吹嘘，他这个人专同有钱人作对。

知 府 贤襟，（接）因何你县试又有他名次，搞得这样古怪离奇。

承 祖 （白）襟兄，你有所不知，（白阮）此人在乡村一向有名气，百姓拥护又支持。不给点人情反惹事，否则就无宁日，反费心机，所以让他来参加府试，因为知府权势大，他力小反不来，前任知府不将他录取，他名落孙山曾三次；请求再将他落第，使他哑口又无词。

知 府 好！让他再次名落孙山，永远做个穷塾师。（在考卷加批）（罗古）

承 祖 襟兄做得好！做得好！

继 福 这一回他又做不成秀才了。

知 府 不过，这个洪秀全可不同一般村夫见识，需要慎重处置，来人。

侍 从 有。

知 府 快把考卷拿去主考官处，叫他立即公榜莫延迟。

〔侍从接考卷下。〕

继福 （花）真是有钱就有面，难怪说人情大过天。

承祖 休要胡说。

〔侍从急上。〕

侍从 禀大人，不好了，榜文一公布，便有一群人围住吵闹。

知府 他们吵什么？

侍从 （白）有几个年青人，大肆发脾气，其中有一位，吵得更离奇。他说贪官最无耻，主持科举，你诈我虞。任人为亲，不取贤士，着钱办事，宁愿取庸愚。乌鸦当凤凰，庸才当才子。真是不合理，确实太离奇，太离奇。

知府 （接）到底是何人，胆敢如此放肆。

侍从 （白）此人举止庄重端正，生得眉清目秀，听说是花县人氏，问他名谁姓甚，他又不肯言明。

承祖 此人莫非是洪秀全？

知府 洪秀全？

承祖 福儿，看看是否洪秀全。

继福 就去。

〔继福与侍从下，内场传来“太不平等”，“有钱就有面”，“庸才当秀才”等嘈杂声。知府、承祖惊愕，少顷，继福和侍从上，侍从手持一块横匾。〕

继福 姨丈，阿爹，外面闹事的正是洪秀全，还有冯云山等在助威叫嚣。

知府 唔，是洪秀全。

侍从 大人，有人把考场门口的横匾涂改得面目全非。

（举匾，可见“贡院”两字改为“卖完”）把贡院两字改成卖完。

知 府 （花）气愤难平，胸中起火焰，岂有此理，真是胆大包天。免损官府威严，快些洗擦横匾。

侍 从 是。（下）

承 祖 洪兄！（口占）洪秀全如此胆大妄为，何不把他抓起惩戒，免惹事生端。

（侍从上，横匾已复“贡院”二字。

侍 从 禀大人，横匾已洗擦干净。

知 府 你马上把横匾挂好，并传我口谕，把洪秀全——

继 福 抓起来，

知 府 非也，非也，把他请进来。

侍 从 是，请进来。（下）

（承祖、继福不明其用意。

知 府 贤僚不必惊疑，你有所不知。

（十月怀胎）你们实在有所不知，四处都闹百姓捣乱，休要心急，莫要多言，我有良谋处断。

承 祖 洪兄你权势浩大，何须害怕他？

知 府 贤僚（长滚花）我有良谋展，施手段，将人制服须要周旋。何况是洪秀全才学非浅，既有威望，百姓又支持。若再暴力施加，易生民变，难道不闻三元里反英，烽火燎原。

（花）珠江岸举邪旗反清民变，到如今仍在蔓延。

（丢头中板）若然再挑起一次风波，花县无宁日

（腔）（序）你也夜不安眠。

继 福 （口占）对呀！怪不得我寝食难安，洪秀全居然

公开袒辩。

知 府 唔，洪秀全此人，看来会有邪见异端。

〔侍从上。〕

侍 从 回禀大人，我正要传你口谕，众人已纷纷去远，四处寻找不见洪秀全。

知 府 唔，此人要认真对付，（令侍从下）

承 祖 襟兄，又不知有何良策？

〔知府与承祖交头接耳。〕

承 祖 （白）此计果然高见，高见。

继 福 到底有何办法收服那洪秀全？

承 祖 福儿，你立刻回家发请帖，召齐各亲眷，庆贺你荣
幸得中，大设华筵。

继 福 到时请姨丈你来赴宴。

知 府 好，一定到，到时还要请那位洪秀全。

继 福 （不解地）洪秀全？

知 府 （同白）对，请洪秀全。

（收光）

——幕落——

第三场 骂 奸

〔次日中午，音乐中启幕，知县衙内马家厅堂。正牆上有横匾，上书“树德堂”三字。下面是一幅大画，两旁有对联，右联是：“树茂根深荫后世”左联是：“德高望重承祖先”。上坐摆太师椅，两旁摆靠背椅。四奶上。〕